

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著】
王绪梅【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DONP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Salome

> 莱纳·玛丽亚·里尔克
> 与里尔克一起游俄罗斯

Rainer Maria Rilke
& Russland mit Rainer

>莱纳·玛丽亚·里尔克 >与里尔克一起游俄罗斯

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著】
王绪梅【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莱纳·玛丽亚·里尔克 & 与里尔克一起游俄罗斯/(德)
莎乐美著;王绪梅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3

ISBN 7-5617-4625-3

I. 莱... II. ①莎... ②王... III. 里尔克, R. M.
(1875~1926) - 传记 IV. K835.2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7360 号

莱纳·玛丽亚·里尔克 & 与里尔克一起游俄罗斯

著 者/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

译 者/王绪梅

策划组稿/许 静

责任编辑/储德天

特约编辑/顶纯丹

责任校对/郭绍玲

装帧设计/BO: OK DESIGN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电 话 021-62450163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www.hdsdbook.com.cn

市 场 部 传真 021-62860410 021-62602316

邮购零售 电话 021-62869887 021-54340188

印 刷 者/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6开

印 张/11.5

字 数/157千字

版 次/2006年6月第一版

印 次/2006年6月第一次

印 数/6000

书 号/ISBN 7-5617-4625-3/I·326

定 价/22.00元

出 版 人/朱杰人

Lou Andreas - Salomé.

Rainer Maria Rilke
& Russland mit Rainer

Rainer Maria Rilke & Russland mit Rainer

策划组稿 | 许静

责任编辑 | 储德天

装帧设计 |  BO:OK DESIGN
比克设计 | 视觉传达设计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Lou Andrus - Salomé.



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 1882



里尔克速写像



里尔克、莎乐美和多罗兹欣



在沃尔弗拉茨豪森的游廊里 1897



莎乐美、里尔克和美丽达等在沃尔弗拉茨豪森 1897

前言 | P r e f a c e

双性因素周围缠绕着一个隐秘的共同性

北塔

我在许多年前第一次读到里尔克的全名中有“玛丽亚”(Maria)的字眼,还以为这是位女诗人。有的译者仿佛是为避讳,译成了具有男子气的“马利亚”,其用心是好的,但做法是错的。这位20世纪德语诗歌的旗手本来就有一个女性化的名字,是父母给他取的。之所以如此取名,是因为他的一个小姐姐在他出生之前夭折了,母亲特别喜欢这个女儿,为了怀念她,就把里尔克看作这个小姐姐的替代。

莎乐美说,“这一点对于里尔克性格的形成大概也产生了不利的影晌”。“不利的影晌”,意味着里尔克的性格有缺陷。比如,由于父母培养他的主导理念和他的名字所产生的自我心理暗示,他性格中就有了明显的女性倾向,有点像贾宝玉。他渴望身边的人都是女人,而所有的女人又都是他的姐妹。莎乐美说:“里尔克把所有的女性都看作自己的姐妹。正是这个原因,使得里尔克许多早期诗歌以及后来一再出现的女性诗歌显得那么柔和、忧郁。”岂止是姐妹,他甚至称有些女人为母亲,如莎乐美本人就是。这不仅因为莎乐美比他大14岁,也不仅因为他有恋母情结,而是因为他需要母爱,他打小就缺乏母爱,正常的、母亲对儿子的爱。莎乐美说,里尔克的父母吵吵闹闹、分分合合,他成了他们争吵的砝码,他的感情天平在父母之间摇晃,有时离父亲近,有时离母亲近。从长远看,离谁都不近。他所受的父爱也是匮乏的。尽管后来生活中有许多人爱他、帮助他,但他对爱的需求是饕餮式的;当然,他有他满足和感激的时候,但很少。

从社会常识或世俗的角度来看,他确实有点乖僻、怪异,不合群,性格不健全。但从天才诗人的角度来说,我们不能用这套逻辑来评价里尔克的性格。有人说,里尔克是双性人,

P r e f a c e

甚至被“同志们”纳入他们的行列。对此,我不敢苟同。说他是同性恋者的始作俑者是他的初恋女友,而且是在双方都进入了晚年的时候。那个为里尔克终身未嫁的女人之所以要这么说他,是因为由爱而恨,由恨而报复。要知道,在那个年代(1920年),西方人骂别人同性恋就如同中国人骂别人断子绝孙,是最严厉的;因为同性恋被普遍认为是一种罪恶,干尔德就曾因同性恋而坐了牢。里尔克的初恋发生在他的出生地布拉格,那时他才14岁,他为她狂热地写情诗,厚厚的一大本,合成他的第一部诗集《生活与歌》,献给了初恋情人,并由这位情人掏钱出版。这对少男少女的恋爱关系维持了两年半。之所以分手,是因为里尔克移情别恋。因此,女友如果骂他是负心汉,完全正当,能博得人们的同情;但骂他是同性恋,则近乎诽谤,只展现了她本人的刻毒。后来,许多人以讹传讹,则是荒谬了。

不过,说里尔克身上有女人气,倒是真的。但是,男人身上有女人气,未必就能说他是“同志”。况且,对一个天才诗人来说,双性特征不仅不是坏事,还有好处。作家最值得称耀的一个本事,就是能设身处地替他人着想;几乎所有伟大的男作家都能替女人着想,非常深入、贴切,就好像他们真的就是女人,或老嫗,或少妇,或姑娘,无往不胜。在这一点上,男作家似乎比女作家要强。女作家善于或者说喜欢写她们自己性别分内的感想,不善于或者说不喜欢替男人写感想,个人化乃至私人化写作是男性主导写作模式转向女性主导写作模式的标志。女作家们抱怨说,在大半部或者全部文学史里,女人都处于被书写的地位;但是,她们没有注意到,或者没有说到她们女人被男人们书写得近乎她们自己在写。什么时候她们能有这等反串的本事,男人们也乐于被他们书写。许多男作家身上都有女性倾向,但是,我们能说,他们都是“同志”吗?

总的来说,里尔克是温和的,甚至是羞涩的。他的作品也是女性化的,弥漫着细腻的感受、芬芳的氛围与华丽的音韵。里尔克自己没有公开为自己的同性恋骂名辩解,也没有为自己的女性化倾向辩护。但是,我想,他会否认前者而承认后者。他曾经在诗中或委婉或直接地赞美过“两性体”(Zwitterig,或者译成“雌雄同体”)。如在用法语写的大组诗

前 言

《果园》之十中,他说:

只有两性体
在困境中完美。
我们在不幸中寻找
这些半神失去的另一半。

再如《杜伊诺哀歌》中说:

同第一故乡相比
第二故乡是雌雄同体但朝不保夕。
哦,永远留在将它足月分娩的子宫里的
渺小的生物是多么幸福啊;
哦,即使在婚礼上仍然在体内跳跃不停
的蚊蚋是多么欣悦啊:因为子宫就是一切。

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人类祖先的祖先的祖先曾经是雌雄同体、无性生殖;按照柏拉图的客观神学的说法,人由于受到神的处罚,才导致雌雄分离的局面的,分离之后,双方一直在寻找对方,一方面是追求异性的冲动;另一方面是要把异性纳入进自身的渴望。按照里尔克的主观神学的说法,雌雄同体的生物,一般都是“渺小的生物”,比如蚊蚋,所面临的可能是困境,但它们不需要借助外力,就能臻于完美,所以是幸福的;而人类分成男女,分离是不幸的,寻找是辛苦的。故乡和子宫互为比喻,都主要是精神上的。人在故乡如同孩子在子宫,都是完整的,即:男女合一的。只要在那样的状态中,哪怕渺小如蚊蚋也是

P r e f a c e

欣悦的。之所以说“子宫就是一切”，是因为孩子在子宫里时，外人不知道它是男是女——当时没有B超可以检查。可是，人一旦出生，性别特征马上暴露无遗，或为男，或为女，清清楚楚。残缺和痛苦也就由此生发。

里尔克一生追求男女之间的和谐关系，和睦的家庭就如同这样的子宫和故乡，丈夫和妻子都不强调性别的差异，而是同舟共济、相濡以沫、如兄如弟。他在莎乐美这儿找到过这种琴瑟相和的关系，但莎乐美毕竟是有夫之妇，尽管两人可以出双入对，但莎乐美不愿意为他离婚。为什么不愿意？似乎是个谜。笔者以为，莎乐美的私念是：追她的人很多，而她要的婚姻是最稳定的。谁能保证这一点呢？不是他，也不是任何别的人，只有她丈夫弗里德里希·卡尔·安德烈亚斯。因为安德烈亚斯除了做她名义上的丈夫，没有任何非分之想。在这样似有若无的婚姻关系中，她拥有完全的、绝对的自由，想跟谁在一起，就跟谁在一起，想跟谁走，就跟谁走。她的丈夫换了任何另外一个男人，都不可能这样无条件地宽容。里尔克不行，尼采更不行。所以，她在尼采展开求爱攻势的开头就严词拒绝了，而跟里尔克同居同游了数年后，也没有下定决心牵手步入婚姻的殿堂。跟莎乐美在一起的男人性格不能强，尼采没有那样的福分，因为他太强。那么，里尔克呢，他不是很“娘娘腔”吗？他为何不能与莎乐美“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呢？莎乐美是如何看待里尔克的性格呢？

莎乐美认为，两性之间有巨大的差异，这使他们之间的神奇纽带产生了缝隙，几乎要断裂。关于这一点，她还曾受到后来的女权主义者的指责，因为女权主义者强调的是“红颜不让须眉”、“女人能顶半边天”……

莎乐美同时认为，在同一个人身上，这两种性别特征是可以共存的。比如，在里尔克身上，在她自己身上。

关于里尔克身上的女性倾向或者说双性特征，莎乐美有过不少论述，有概括，也有举例。如她说：“里尔克的男性特征……积极致力于保持其完整性，两种性别力量合二为一，使创作的潜力开花结果……当然，所有的创造物都只不过是我們体内的两种性别摩擦

前 言

的一种形式。”这就是说,里尔克体内有两种不同的性别,这两种性别的关系是相互摩擦的,而他努力使它们达成了平衡和融洽,从而使自身臻于完整。作为男人,他的力量就表现于这一整合的工作,他的杰作正是这种整合的结果。

里尔克女性倾向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母性倾向,母性倾向的最大特征是无限的、无条件的施与,里尔克不乏这种倾向。莎乐美举例说,里尔克曾经一度主要从事翻译,而他所翻译的“作品都是以歌颂女性为主旨。其中包括《路易丝·拉贝的二十四首十四行诗》、《玛丽亚娜·阿尔克弗拉多的葡萄牙通信集》、《玛格达雷纳之爱》;这些作品吸引他的是另外一些女性特征,更为正确的说法:是她们所具有的那种他强烈要求的全身心投入的精神。就像做母亲时那样,毫无保留的、对子女毫无保留的投入。不仅作为母亲如此,对待爱情也是如此;为爱而爱是她们开启并获得的财富中最为重要的任务,与这个任务相比,被爱的幸福根本不值一提。没有回应的爱的好处在于,它本身可以消除在创造中的自我破坏的恐惧,它本身的意思是指:为自己而创造”。

里尔克的女性倾向中到底是女孩的成分多还是母亲的成分多,这我没有做过统计;但我觉得,在生活中,他的女孩成分多些,如,他比较依赖别人,甚至依赖莎乐美这样的成熟女性;而在创作上,他的母亲成分多些,他的作品虽然是内倾式的、心灵化的,但都映射着大千世界,显示了莫大的包容。里尔克一生的写作姿态是密室型的,他为自己祈祷,也为自己创造,与自己对话,脑子里没有想过读者,甚至没有想过外在的物质世界,达到了“心外无象”的境地。像母亲生孩子、爱孩子一样,他从来没想到过写作所带来的回报。这跟他的信仰有关,爱上帝是不求回报的。这一观念来自斯宾诺莎,在给莎乐美的一封信中,里尔克说:“我的思想只能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也正是有这样一个没有对象的写作姿态,他能在诗歌创作上坚持一生,心无旁骛,无怨无悔。

我们讨论了里尔克的女性倾向,但不要忘记他是个男人,他的女性倾向是男性倾向下的女性倾向,与男性倾向是共生共存的关系,而不是取而代之的关系。

Preface

在莎乐美自己身上,两性是如何共存的呢?她对男性特征和女性特征以及两者的差异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她说,“我们知道,在精神创造中,男性要素更加重要、更具有优势,因为它的更加自由的结构使肉体保留了它的权利;而女性要素的大量增加则会导致肉体 and 精神的分裂,譬如陷入一种无法描述的对孕育的渴望中。”她之所以要对男性因素和女性因素做这样的比较,不是为了拉大两者的距离,而是为了过渡到后面对女性的男性倾向的论述:“女人孕育、哺育、保护并教导自己的儿女,在女性的这种创造性中,实际上同时隐藏着男性的因素,它使双性因素周围缠绕了一个隐秘的共同性;二者都要求诞生生命,要求对自我的本质、对超越自己之外的生命进行表达。”

正如许多人说里尔克身上有女性倾向一样,也有不少人说莎乐美身上有着确定而丰富的男性因素,不需要用她自己概括的那个隐秘的男女共同特征来衡量,就以“更加自由的结构使肉体保留了它的权利”这一点而言,也足够说明她的男性倾向。即使是在结婚之后,她的肉体也完全属于她自己,而不属于她丈夫,更不要说是别的男人了。因为她信奉:不管男人还是女人,每个人生来就是自由的。这种自由的保持或获取,需要个人的努力,她努力了,而且她得到了。她特立独行的处世方式、对学问和思想的追求、强大的学习能力、理论化的思维、硬朗的文风、我行我素的性格和争强斗胜的脾气,都是传统意义上的男性特征。有这样特征的女作家,尤其是追求思想、擅长理论的女作家,在19世纪欧洲,似乎只有英国小说家乔治·艾略特和她两人。在20世纪,全世界也只有苏珊·桑塔格等寥寥几位。与莎乐美同时代的批评家比得斯说得好:“无论她走到哪里,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掀起精神和情感的疾风暴雨,造成一条湍流。她从来不去关心这条急流带来的是祸还是福。她是一个强大的、百折不挠的自然威力,一个原始的、充满魔力的两性人,不具备任何女人、甚至男人的弱点。这个仿古典艺术风格的两性人缺少那么一点人性的东西。她是一个太古时代的尤物。”(《莎乐美:一位非凡女性的一生》)

里尔克通过挖掘自身的女性倾向成就了他的创作,莎乐美则通过挖掘自身的男性倾